

新官

取材于某市市委组织部真实成长经历
成功塑造县级领导班子成员

这是一部创新式的官场小说，既不愤世嫉俗，哗众取宠，又避免落入歌功颂德的俗套，从来没有一部官场小说能够如此专业与纯粹。

上任

贾国建◎著
XINGUAN
SHANGREN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新任官

贾国建◎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官上任/贾国建著.—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0.12
ISBN 978-7-5125-0130-0

I. ①新…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2427 号

新官上任

作 者 贾国建
责任编辑 艾迪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 开
18.5 印张 3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130-0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64270995 传真:(010)64271499
销售热线:(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84257656
E-mail: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一章

江州市委正式任命周安邦为春原县委书记，这个任命是由江州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韩志军亲自来宣布的。

自从前任县委书记刘耀武出事以后，有关春原县委书记继任者的议论就没有停止过，各种各样版本的传闻都有，且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每个人都是组织部长一样。

民间热议的焦点人物是县委副书记、县长王振华和县委副书记肖青松。这两个人各有各的优势，是下任县委书记的热门人选，关于县委书记职位的竞争将主要在这两人中间展开，其他人都不过是配菜。可是实际结果出来后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毫无背景且根本就无人看好的周安邦竟然会成为斜刺里杀出的一匹黑马，捷足先登，坐上了县委书记的宝座，让王、肖二人忙活了半天，到头来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有人就说了，看来组织上用人还是讲原则的，主要是看能力和品质；但另有一些人就不服气，替王振华等人不值。嘁，周安邦有什么能力？平时看着就蔫不拉唧的一个人，他当县委副书记近两年了，也没见出什么成绩，干实事的还是王县长，大事小情、出头露面的还不都是王县长？！

大家都说春原县以后有热闹看了，以周安邦的资历和能力能镇得住春原县官场的这帮人吗？别人能服他吗？我看哪，悬！闹不好又是演一出百日维新，干不了多长时间就得灰溜溜地走人，把位子乖乖地给人让出来。县委书记也是一方诸侯啊，春原是我们江州市最大的一个县了，一般的人肯定干不好。

可是你不服归不服，组织上已经任命了，你还能怎样？还能翻了天去？周安邦有时候觉得，这民间的小道消息传得也太快了，太邪乎了！有时候

这些个“路透社”的传播者简直就像是县委县政府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所发布的消息既快且准，有时候县委常委会上刚刚讨论完的事情，第二天就都传开了。那些新闻传播者的背后肯定站着某些党员干部甚至是县委领导，没有他们透露消息，老百姓们不可能这么快就得知内幕信息。因此大街小巷四处传扬的流言飞语，或多或少也代表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心声，他们的喜怒哀乐，内心想法也都通过小道消息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

县长王振华现年五十二岁，是通过苦干实干成长起来的干部，从基层的村长村支书、管理区书记、镇长，到副县长、县长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他文化水平不高，初中毕业，当过兵，务过农，属于典型的工农兵干部。后来干部中兴起一股文凭热，王振华又弄了一个函授大专的文凭。

王振华在春原县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在官场上也拼搏经营了几十年，树大根深，编织成了一张巨大绵密的关系网，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有人开玩笑说，春原县差不多有近一半的党员干部是王振华培养提拔的，是王振华的亲信，这还不算那些通过走王振华的门路，托关系在各个企事业单位谋得个饭碗的小职员，那更加是不计其数了，因此只要王振华登高一呼，必定是应者如云。无论是谁，要想在春原这块地方上主政，先要处理好和王振华的关系，否则你肯定会寸步难行，处处碰壁。

王振华也确实老资格了，光是县长就干了近两届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了，心里也着急，想当一任县委书记的心情也很迫切。按说县长到县委书记也只是半步之遥，已是触手可及了，可就是这半步的距离，王振华却很难迈过去。说来也怪了，组织上就是不让王振华如愿以偿，王振华也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心里很郁闷。心里有了怨气，自然要发泄出来，因此脾气也越来越大。王振华身材不高，干瘦干瘦的，脸色发白，好像没有多少血色，可是发起脾气来却很厉害，连吼带骂，拍桌子打板凳的，声势吓人。人家说当兵的人脾气都暴躁，大老粗一个，现在见了王县长的样子，更加认为此话有理了。

县里的一把手必须用外地人，因为本地人在当地各种关系太多，容易以权谋私，营私舞弊，搞腐败，所以要用外地人当一把手，总揽全局，起监督威慑的作用。可是外地人就不会腐化堕落吗？刚刚被“双规”的前任县委书记刘耀武不也是外地人吗？还不是因为贪污腐败落马了。看来上级领导看人也有不准的时候，考虑问题也有不周全的时候，刘耀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组织上起用周安邦做县委书记，可是周安邦却是个多数人不看好的人物，默默无闻，平淡无奇，这样的人肯定当不好一把手。县委书记还是要选一个干事有魄力的人来当，这样才能大刀阔斧，厉行改革，把春原的各项工作都搞上去。其实县长王振华和县委副书记肖青松都是合适的人选，可是江州市的领导们却偏偏选了闷声不响的周安邦来当书记。周安邦可真是闷头鸡子啄米吃，颗颗都是实打实的。

肖青松三十九岁，身材魁梧，满脸络腮胡子，声洪嗓大，看上去是个性格豪爽的人，霸气十足，后台也很硬，亲舅舅是江州市现任市长吴本贵。他就仗着这层关系，很是狂妄，发狠时阴着脸，说话时咬着牙，话语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中蹦出来，让人看了胆寒，这种人少惹为妙，就连时任县委书记的刘耀武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肖青松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刚当上县委副书记时还得意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有了危机感。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有些都已是地厅级领导了，而自己却还在副县级岗位上蹉跎岁月，眼看着副书记已当了三四年了，却还没有挪动的迹象，心里也很急。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舅舅吴本贵市长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眼看着就要退到人大或政协去工作了，人在其位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一旦人走茶凉就可想而知了。

按惯例，县长和县委副书记是县委书记的第一和第二顺序接班人，王振华和肖青松两人都是对县委书记的职位觊觎已久，志在必得。有人讲笑话说，王振华睡觉时都支着两只耳朵，听着县委这边的动静，一旦有风吹草动，自己马上就要有所行动，以便顺利接班。肖青松则是睡觉时也要睁着一只眼睛，看着刘耀武什么时候离开春原，自己近水楼台，要捷足先登。

王、肖二人一个主持政府工作，一个主持县委日常工作，各管一摊，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自从刘耀武出事，县委书记的位置空出来后，两个人的关系就立马变得紧张、微妙起来了，两个人都调动自己的社会资源和官场关系，对县委书记的职位展开了竞争。

肖青松是临时主持县委工作，王振华是县政府的当家人，可是两个人都把手头工作分别交给周安邦和常务副县长唐剑锋，自己却上江州进省城，马不停蹄地跑官，紧锣密鼓地运作。春原县的干部们也大多分作两派，一派挺王一派保肖，摇旗呐喊，出谋划策，最后发展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斗得不可开交，影响很不好。最后连省委领导也知道了，点名批评了春原县，要求江州市委加强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杜绝拉帮结派、跑官要官的现

象。江州市委书记曹永成和市长吴本贵也跟着受牵连，弄得是灰头土脸的，很是难堪。

曹永成看不惯吴本贵任人唯亲，一心想要扶持自己的亲外甥肖青松上位，再加上王振华这些年跟自己跟得很紧，走动得也很勤，因此有意让王振华接任书记。而吴本贵则认为自己是举贤不避亲，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再加上自己是站最后一班岗了，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自己的姐姐几次哭天抹泪地来找自己，如果不把肖青松扶上马再送一程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对自己的姐姐也没法交代。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在市委常委会上争得脸红脖子粗，常委们也是左右为难。两个人都是老领导了，在这种关键时刻，支持了哪一方，那就意味着把另一方彻底地得罪了，从此很可能就势不两立了，因此大家都保持沉默，轻易不表态，这件事情就一直僵持着，没有了下文。

别人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左右逢源，但是韩志军却是坐在火山口上。他不能袖手旁观，他是分管党群的市委副书记，又兼着市委组织部部长，考核选拔县级领导正是他分内的工作。如果出了差错或者久拖不决，将来板子还是要打在他身上。俗话说阎王斗气，小鬼遭殃，韩志军夹在中间两边受气，左右为难。韩志军宦海沉浮多年，已磨砺得老练圆滑，两边都不肯得罪。眼前的形势看起来是曹永成占着上风，吴本贵已是垂垂老矣，搞不好马上就要退到二线去了。可是世事多变，人生无常，说不定哪天风云突变，曹永成调走了，吴本贵接了市委书记，就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了。



第二章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再说了，吴本贵也是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经营发展了多年的人，根基很深，关系网很密，在省里也不乏靠山。韩志军以前就吃过类似的亏，要不然他一个堂堂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也不至于混到今天才只是个市委副书记。他们那一届同学中，有混得好的都已是省委副书记了，也有的同学当了市委书记，有的下海经商成了上市公司的大老板，相比起来韩志军就是混得比较一般的了。有的人可能觉得这种说法太夸张了，韩志军才四十七岁的人，就已是市委副书记了，也算是功成名就，怎么能说是混得不如意呢？！

这就要看是和谁去比较了。和普通人比起来，韩志军无疑是相当成功，高高在上了，可是像韩志军这个层次的人怎么可能和普通人去作类比呢，他当然要和同属一个层次的人去作比较了。这样一比下来，心理就不平衡了，也就更加懊悔自己当年，站错了队，跟错了人，才落得后来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的结局。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这可是刻骨铭心的教训啊！宦海沉浮，千古一例，审时度势，隐忍不发，看不准的事情决不轻易表态，这一点尤为重要。

春原县委书记继任人选一直定不下来，曹永成一再敦促韩志军和组织部门拿一个方案出来。他对韩志军耍滑头，采取观望态度很是不满，已明里暗里敲打了好几次，韩志军也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苦思冥想，不得要领。

有时候韩志军也觉得很灰心，你们当书记市长的人互相争权夺利，老子却倒了八辈子霉了，夹在中间受气，大不了老子不干了，你们去斗去吧。可是怄气归怄气，工作还得做。韩志军还有一块心病，也可以说是有一个

不大不小的把柄握在人家手上，那就是刘耀武的事情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刘耀武是韩志军的老乡，还是一个拐了几道弯的远房亲戚，当初正是韩志军一直坚持，全力保荐才让刘耀武当上了春原县委书记的。

韩志军本来指望刘耀武好好干出一番成绩来，为自己争一争光，撑一撑台面，可谁知刘耀武这个不长进的东西，刚干了两三年县委书记就因为贪污腐败，生活作风糜烂而出事了，这件事韩志军至少有失察之责。还有人背地里议论说，韩志军当初那样卖力地举荐刘耀武，难说两人之间没有什么交易或瓜葛。刘耀武贪了那么多钱难道就没有给韩志军进贡？这件事情可大可小，真要是认真追究起来，纪委介入调查，韩志军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如今的干部有几个是经得住查的？弄不好就查出问题来了。就算是两袖清风不贪不占的人，只要被纪委查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仕途就会暗淡无光了。

曹永成个子不高，皮肤较黑，又常常是面无表情，不苟言笑，给人以不怒而威的感觉。韩志军每天一上班，路过曹永成的办公室，就会感觉到曹永成正用探究的目光在扫视着自己，那意思好像是在问：“老韩，有方案了吗？”韩志军就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就好像椅子上长了刺一样，坐立不安。他这几天很怕听到桌上的内线电话响。电话响了，很可能就是曹永成打来的，向自己询问春原县委书记人选的情况。也有可能是吴本贵的电话。吴本贵虽然不会直截了当挑明了问春原县委书记的人选情况，只是东拉西扯地聊几句，但再笨的人也知道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两个人一个要提拔王振华，一个要扶持肖青松，一个打一个拉，一个单刀直入，一个旁敲侧击，把韩志军简直快折磨疯了。他想，我不能再在市里待下去了，找个借口出去散心去。于是他就向曹永成报告说，春原县委书记人选的考核工作很重要，我准备下到春原去调研一段时间。韩志军兼任组织部长，他去考查干部也说得过去，于是曹永成就点头答应了。韩志军就像脱离牢笼的飞鸟一样，轻车简从前往春原县。

奥迪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窗外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公路两边是阡陌田野，绿树浓荫，一派田园风光。韩志军感到轻松了许多，长舒了一口气。

韩志军在春原县待了一个多星期，每天找春原县委常委和县政府副县长们谈话，了解干部的情况。一边做调研一边寻思对策，如何解开春原县委书记人选这个死结。



周安邦当时是春原县分管宣传和农业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为人低调，处事平和，不显山不露水的。事实上周安邦也并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和张扬的地方，虽然是县委副书记，却是没有实权，最不被人看好的副书记。有人说周安邦之所以当了县委副书记，一不是凭能力，二不是有靠山，运气的成分占了大半。县委副书记可以参与重大决策和讨论干部问题，按理说是应该很有影响力和威信的，可是周安邦却是个例外。就因为周安邦太老实，又没有后台，再加上没有自己的班底，属于是无根无底，无门无派的人，因此刘耀武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事有干的，气有受的，重大的决策和干部任免问题从来不认真征求他的意见，他的意见和建议也不受重视。不但冷落他，而且处处压制他，甚至很粗暴地对待他，动辄呵斥他。周安邦是春原县有史以来最窝囊、最受气的县委副书记。

刚开始还有人来巴结他奉承他，求他办事，后来大家慢慢看出了苗头来，知道他只不过是个摆设，从他这里根本不可能得到任何好处和利益，因此大家就慢慢地疏远他，敬而远之，害怕刘耀武把自己也划入周安邦的一派，吃不到鱼却平白惹一身腥。因此周安邦就显得很孤立，说话没有人听，办事没人理，在干部中没有一点威信。好在周安邦本性善良，为人谦和，因此也没有人讲他的坏话，在背后给他使绊子，反而有些人怜悯他，同情他。堂堂一个县委副书记，却落得个受人怜悯、遭人同情的地步，可见也是够窝囊了。周安邦自己也觉得很压抑、郁闷，因此更加消沉了。

周安邦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刘耀武已在春原县当了一段时间县委书记了，慢慢地站稳了脚跟，熟悉了情况，树立了威信，正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时候，因此狂得很。县长王振华是老资格的干部，树大根深，县委副书记肖青松有吴本贵这个大后台，刘耀武对他们都有几分忌惮，轻易不敢惹，因此就把周安邦当做了出气筒，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绝对权威。在刘耀武手下工作的那段时期，可以说是周安邦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岁月。

周安邦分管宣传部，真正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的实际上只有一个春原电视台，春原日报社，还有一个广播电台。县级电视台和电台、报社的规模都不大，影响力有限，每个单位都只有十来个，二十来个人，也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新闻节目，放一些港台影片，发布一些县委县政府的文告和通知。春原县属于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仅有的几个企业也都半死不活的，没有多少企业在电视台投钱做广告。再说了，因为春原县电台报纸的发行和覆盖面小，受众面很窄，企业即使要做广告也要到江州甚至省电视台和报纸

上去做广告，根本不会考虑春原县内的媒体。加上周安邦为人懦弱，压不住台面，因此他分管的媒体也是无人捧场。

宣传口的干部职工们私下里都感叹，跟了这么一个领导，虽说不用提心吊胆，受气挨训，但也实在是没什么油水可捞，也没有什么前途可言，只好一天天的混日子了。有门路和关系的人都想办法调离了宣传系统。

再说农业这一块，农业属于经济工作的范畴，主要由县政府来抓，县政府那边有分管农业的副县长，下面有农业局、林业局等对口部门，县委这边只是挂个名，统筹协调一下。上面又有个异常强势的县委书记刘耀武，真正作决策的是刘耀武，也轮不到周安邦来统筹协调。

周安邦身高一米七二，现年三十七岁，身材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标准的国字脸，虽称不上是美男子，却也有一些俊朗之气。初次见到周安邦的人都以为他是性格豪放的北方人，实际上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他那略显粗犷的外表下却是情感细腻，甚至有些多愁善感的性格。因为喜爱读书，闲暇时舞文弄墨，所以无形之中多了一些书卷气。

俗话说，相由心生，善良的人脸上有笑纹，深沉的人面色凝重，凶恶的人则是满脸横肉。当然也有不按规则出牌的，比如说口蜜腹剑，当面唱颂歌背后捅刀子的笑面虎，但那样的人比例较小。周安邦的面相属于那种一望便知是很正直很善良的人，让人产生一种亲近感，但近之则褻，这样的人也很难使人敬畏。刘耀武当书记的时候就是看准了周安邦的性格懦弱平和，在他面前盛气凌人，颐指气使。

有一次春原电视台制作播放了一个新闻片，是反映下岗职工子女失学情况的，号召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来救助这个失学儿童。电视画面上的失学儿童睁大一双眼睛望着大家，那双眼睛像一泓明澈见底的湖水一样明净，却有着与自身年龄不相符的哀伤，渴盼的眼神，很感人，许多妇女和母亲们看后都哭了。其实失学儿童问题已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并不仅仅是春原县有这种情况，而且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电视台都有过类似的报道。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新闻选题，并不是什么敏感的政治问题，所以县委宣传部把这个片子的报告交给周安邦审批时，周安邦很快就签字同意了。



| 第 | 三 | 章 |

按说这个片子播了也就播了，如果真要说有什么问题，至多是以后引起注意就行了。可是那几天刘耀武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或者遇到什么烦心的事情了，以此事为借口把周安邦当众训斥了一通，弄得他下不来台。

当时周安邦正在县委会议室和宣传部长，还有县电视台的台长、记者、主持人等几个人谈工作，刘耀武黑着一张脸冲了进来，眼镜片后面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闪射出一阵阵寒光。他进来后压抑着怒气问道：“你们电视台是不是播了一个什么失学儿童的新闻片？”

周安邦见来者不善，于是主动承担责任说：“是啊，这个片子他们交给我审批过，我觉得是个很普通的选题就通过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刘耀武瞬间就爆发了，像一头狂怒的野兽一样咆哮道：“你这个副书记是怎么当的？你怎么把的关？这样的片子播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么多好人好事，主流现象你们不去反映不去报道，专挑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来揭丑，你们是不是认为春原县在上级领导眼里太有分量太好了？你们不把春原县搞臭搞垮就不安心是吗？”

刘耀武咆哮如雷地抛出了一连串的问号，最后竟然用手指着周安邦的鼻子说：“你对这件事情要负主要责任，必须做出深刻检讨，否则这个事情不算完。”说罢转身扬长而去。

会议室里的人都惊呆了，不知刘耀武为什么会为了一件小事发这么大的火，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安邦，人家好歹也是个县委副书记啊。

周安邦觉得刹那间血直往头上涌，脸孔涨得通红，他甚至有一种冲动，想一拳打在刘耀武那张神情骄横的脸上，把他的骄横和狂妄彻底击得粉碎。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硬是把这口气咽了下去。

有时候周安邦也想豁出去了，老子大不了辞职不干了，省得一天到晚受这份鸟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又觉不妥，自己好歹是个县委副书记，比不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国家公务员，可以养家糊口，可以给妻子和儿子带来一份安定幸福的生活。万一自己辞职不干了，自己又能干什么呢？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己除了会写文章写报告外，别无一技之长。自己平时不贪不占，做大生意吧没本钱，做小生意吧自己还拉不下这个面子来，况且现在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自己现在是县委副书记，认识的人多，交友面广，可人家都是冲着自己的县委副书记这顶乌纱帽来的，一旦自己什么也不是了，人家还会再理睬自己吗？人走茶凉这种事情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了。为了不使妻儿受到连累，也为了自己的前途，周安邦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吞，硬是忍了下来。

孟晓燕当时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见大家都呆若木鸡的样子，她很快就回过神来了，她倒了一杯热茶递给周安邦说：“周书记，您喝水，别生气了，犯不上为这种事情气坏了身体。”

孟晓燕一边劝慰一边用异常温和的眼神望着他，那种眼神就像是一只温柔的手一样抚摸着他的身体，让他尽快地平静下来。很久以后他仍然无法忘记这双给了自己信心和安慰的眼神。那是一双异常明亮的杏仁大眼，里面写满了温和和关爱。

宣传部长和电视台台长也反应过来了，轻声劝慰周安邦：“周书记，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刘书记可能遇到什么烦心事了，他说不定这会儿心里也正过意不去呢！再说也都是工作上的事情，吵一吵，闹一闹也是常有的事。”

这件事情后来不知不觉就传开了，整个县委大院甚至县政府那边也都知道了。大家私下里都觉得周安邦太窝囊了，不像个男子汉更不像个领导。也有人说刘耀武也太霸道了，这样的人迟早是要惹祸上身的。

周安邦的妻子杜小兰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听说这件事后气得哭了一场。

肖青松有一次专门来到周安邦的办公室里，见四下无人，摇了摇头说：“这种人这种素质也当领导，简直就像是大街上的流氓混混一样，也不知这种人是怎么混上来的。”

周安邦知道肖青松指的是谁，这件事已过去了，他也不想再挑起事端了，苦笑了一声没有说话。



第
三
章

肖青松拍了拍周安邦的肩膀说：“你呀，就是太老实了！这年头，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唉。”肖青松长叹一声出门去了。

肖青松以前对周安邦一直很关照，在周安邦没当县委副书记之前给他很多照顾，周安邦能当上这个县委副书记也不能说和肖青松没有关系。肖青松除了性格豪爽，乐于助人外，个性也极强。你如果各方面都不如他或者差得很远，他也许会尽心尽力地帮助你，给你创造机会；但如果你一旦赶上甚至要超过他了，那你就在无形中得罪了他，他从此会把你当做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

肖青松以前和周安邦的关系一直很亲密，私下里常在一起喝酒闲聊，来往很频繁。但自从周安邦意外地当上了县委副书记，成了和肖青松并肩平级的县委领导以后，肖青松就明显地对周安邦冷淡起来了，有时候对面走过，肖青松也故意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这次见周安邦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可能又激发了他对弱者的同情心，于是特地跑来安慰周安邦。

后来县长王振华有几次出席常委会碰到了周安邦，也有意冲他露出了善意温和的笑容，周安邦知道那是在安慰自己。王振华的安慰并不是对弱者的同情，搞政治的人就要善于结成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姜还是老的辣，王振华不愧是有着多年官场经历的人，经验丰富，而像刘耀武这样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人实际上却是愚蠢至极，至少在政治上不成熟。这样的人注定是不会太成功的，也许会自掘坟墓。

刘耀武的霸道还体现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三十几岁的人，骤登大位，颇有些年少得意的轻狂。有一次刘耀武的一个亲戚来看望刘耀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位亲戚大人也很有些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样子。县委家属院的门卫也是出于对县委家属院的安全负责，表示要先请示一下领导，于是让那位“贵戚”在大门口等了半个多小时。“贵戚”很是不服，就在刘耀武面前添油加醋地告了一状。刘耀武次日上午就把保卫科长叫到自己办公室，训得狗血淋头，还让保卫科长在自己办公室里直挺挺地站了半个多小时，这一幕正好被前去向刘耀武辞行的“贵戚”看到了，“贵戚”心满意足地走了。

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见了这个场景，不禁连咂舌头带摇头。大家都觉得性格温和的周安邦是个好人，这才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好领导的形象。

刘耀武就连找情人这种事情也延续了霸道的作风。有一次刘耀武偶感小恙，去县人民医院看病，院长亲自陪同，安排技术熟练的张护士为刘书记服务。刘耀武见了颇有姿色、已为人妇的张护士当时就呆了，丢魂落魄的。于是接连跑了几次医院，当然每次都是张护士全程服务。

有一天晚上，刘耀武就直接打电话给张护士，让她来自己办公室汇报工作。张护士想，我一个老百姓，和你县委书记不知隔了多少级，够得着向你汇报工作吗？就问要汇报哪方面的工作。

刘耀武口气很硬，不容置疑：“叫你来你就来，我一个县委书记还管不了你是怎么的。”

张护士就惴惴不安地去了。刘耀武装模作样，东拉西扯地和张护士谈了两小时，见气氛营造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嬉皮笑脸，动手动脚，连哄带强迫地把事情给办了，生米煮成了熟饭。

张护士的老公见给自己戴绿帽子的人是以霸道著称的县委书记，也不敢公开闹事，只在家里和张护士闹别扭。张护士也不是好缠的主，拐弯抹角，变着法儿向刘耀武要“好处费”和“补偿费”，说是要安抚自家老公。刘耀武先后出钱让她在县城里买了一套房，一辆车，还给了不少存款，有人推算刘耀武光是在张护士身上就花了七八十万元，弄得影响很不好。

市纪委在对刘耀武进行“双规”前，韩志军就已经知道消息了，但他没有给刘耀武通风报信，他是绝不会干这样的蠢事的，他懂得舍卒保车的道理，况且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刘耀武能跑到哪里去？出国是不可能了，组织上打算要“双规”你，事先已让你上了出境处的黑名单了，剩下的路只有亡命天涯。一个当过县委书记，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去四处流浪，东躲西藏？那才真是生不如死呢。

除了韩志军以外，春原县也有一个人提前知道了刘耀武将要被“双规”的消息，那就是肖青松。他是从舅舅吴本贵那里知道的，不过肖青松却不露半点口风。

“双规”的场景极富有戏剧性，就像是反腐电影里的情景一样。当时刘耀武正在主持县委常委会议，道貌岸然，滔滔不绝，唾沫横飞。

忽然几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径直来到刘耀武面前说：“你就是刘耀武吗？我们是江州市纪委的，有一些事情需要你配合调查，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刘耀武当时愣了一下，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望着自己，觉得有些下



第

三

章

不来台，想要发火，却又感觉心虚，底气不足，最终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软了下去。

刘耀武还真能装模作样，要走你就走吧，临走前他还回过头来一本正经地对王振华说：“我有事先去一下，王县长你先主持一下会议吧。”

好像要以此来为自己挽回一些颜面。可是王振华更绝，低着头看文件，连理都没理睬他。

第四章

大家平时见刘耀武和王振华两人客客气气的样子，其实两人之间的矛盾和积怨已很深了。

肖青松隔着整张桌子冲周安邦笑了一下，周安邦淡淡地回应了一下，并没有回过头去看刘耀武倒霉的样子。常委们都保持沉默，连平常那些跟刘耀武走得比较近的常委也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对刘耀武表示关切之意或为他鸣不平。大家都知道，从此刻开始，春原县的刘耀武时代落幕了。这个人太狂了，不成熟，树敌太多，有这一天也是迟早的事情。

刘耀武被“双规”的事情第二天就在春原县传开了，有看不惯刘耀武霸道作风的人甚至幸灾乐祸地说一些风凉话。周安邦就特意叮嘱自己的妻子杜小兰，要她不要参与这一类的议论，沉默是金。周安邦知道，如果杜小兰在外面发牢骚，说些负气的话，大家都会以为是周安邦说的话，这样人家会认为周安邦心胸狭窄，有失厚道。但尽管如此谨小慎微，还是有人在讨论是谁举报刘耀武这个问题时不由自主地想到周安邦，认为刘耀武一直压制周安邦，因此周安邦挟怨报复的可能性最大。这种事情也不好作任何解释，越描越黑，周安邦只好随它去了。

有一次杜小兰在外面和几个妇女说闲话，忍不住向人家解释说：“其实我们家安邦根本没有举报刘耀武。”

周安邦知道后狠狠训了杜小兰一顿，要她不要乱讲话。杜小兰嘟囔了一句：“我又没说什么……”见周安邦是真的生气了，就撅着嘴进厨房做饭去了。

韩志军在春原县考察县委书记人选，分别找干部们谈话。韩志军和县长王振华还有县委副书记肖青松谈完话后，就轮到县委副书记周安邦了。